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 第二十三回 訪凶人聞聲報信 見毒蛇開釋無辜

卻說洪亮見狄公問何愷這時連日訪查那姓徐的，可有著落，洪亮道：「何愷俱已訪竣了，皆是本地良民，雖管下有□六家姓徐，離鎮的倒有大半，其餘不是年老之人，在鎮開張店面，便是些小孩子，與這案皆牽涉不來，是以未嘗具稟。」狄公道：「據你兩人意見，現在若何辦法呢？」洪亮道：「小人雖屬聽有聲音，因不見進出的所在，是以未敢冒昧下去。此時稟明太爺，欲想在那鄰居家技緝技緝。因畢家那後牆，與間壁的人家公共的，或此牆內有什麼緣故。這人家小人已查訪明白，雖在鄉村居住，卻是本地有名的人家，姓湯名叫湯得忠，他父親曾做過江西萬載縣，自己也是個落第舉子，目下閒居在家課讀，小人見他是個紳衿，不敢冒昧從事前去。」狄公聽了想道：「這事也未必不的確，這牆豈是出入地方？」當時也不開口，想了一會，復又問道：「你說這牆是公共之牆，還是在她床後，還是在兩邊呢？」洪亮道：「小人當時揭屋細看，因兩邊全是空空的，只有床後靠著那牆，卻為床帳張蓋，看不清楚。除卻在這上面推求，再無別項破綻。」狄公拍案叫道：「此事得了，你且持我名帖，趕今晚到皇華鎮上，明早同何愷到這湯家，說我因地方上公事，請湯舉人前來相商。看他是何形景言語，前來回稟，本縣明早同差役，到華家辦案。」洪亮答應一聲下來，當時領了名帖，轉身退去，不在話下。次日一早，狄公青衣小帽，帶了兩名值日差役，並馬榮、喬太，行至華國祥家內，一徑來至廳前。彼時華國祥正令人在廳上打掃，見縣官狄公已進裏面，只得遜同人坐，命人取自己的冠帶。狄公笑道：「本縣尚不拘形跡，尊駕何必勞動。但是令媳之事，今日總可分明。且請命那燒茶的僕婦前來，本縣有話動問。」華國祥不解何意，見他絕早而來，不便相阻，只得將那燒茶的丫頭喚出。狄公見是一個□八九歲的丫頭，走到前面，叩頭跪下。狄公說道：「這處也不是公堂，何須如此。你叫什麼名字，向來是專燒火的麼？」那個丫頭稟道：「小女子名叫彩姑，向來伏伺夫人，只因近日娶少奶奶，便命專司茶水。」狄公道：「那日高陳氏午後倒茶，你可在廚房裏面麼？」彩姑說道：「正在那裏燒水。後來上燈時分，回到上房，因有事情，高奶奶來了去泡茶，卻未看見。及小女子有事之後，回到那燒茶的處在，爐內的茶水已潑在地下。隨後小女子進來，詢問其事，方知高奶奶泡茶時，爐子已沒有開水，她將爐子取下，放在簷口，後加火炭，用火燒了一壺開水，只用了一半，那一半正擬到院落，添加冷水，不料左腳絆了一跤，以致將水潑於地下。隨後小女子另行添水，她方走去。此是那日泡茶的原委，至別項事件，小女子一概不知。」狄公聽畢，隨即命馬榮回衙，立將高陳氏帶上來。狄公一見，大聲喝道：「你這女狗頭，如此狡猾行為！前日當堂口供，說那日向晚泡茶，取的是現成開水，今日彩姑供說，乃是你將火爐移在簷口，將冷水澆開，只倒了一半，那水又在簷前沒去一半，顯見你所供真正不實，你尚有何辯？」高陳氏被這番駁斥，嚇得叩頭不止，但說：「求太爺開恩，老奴因在堂上懼怕，一時心亂，胡口所供，以太爺恐有它問，其實老奴毫無別項緣故。」狄公怒道：「可知你只圖一時狡猾，你那小姐的冤枉，為你耽擱了許多時日了，若非本縣明白，豈不冤枉那胡作實？早能如此實供，何致令本縣費心索慮，這總想不出個緣故。此時暫緩掌頰，俟這案明白後，定行責罰。」當時起身向華國祥道：「本縣且同尊駕到廚房一行，以便令人辦事。」華國祥到了此時，也只得隨他而去。

當時狄公到了裏面，見朝東三間正屋，是鍋灶的所在，南北兩途，共是四個廂房。狄公問彩姑道：「你等那日燒茶，可是這朝北廂房裏麼？」彩姑道：「正是這個廂房，現在泥爐子，還在裏面呢。」狄公走進裏面，果然不錯，但見那廚房的房屋，古剝不堪，瓦木已多半朽壞，隨向高陳氏問道：「你那晚將火爐子移在何處簷口？」高陳氏向前指道：「便在這青石上面。」狄公依著他指點的所在，細心向簷口望去，只見那椽子已坍下半截，瓦簷俱已破損，隨向高陳氏說道：「你所供不實，本應掌你兩頰，姑念你年老昏聩，罰你仍在原處燒一天開水，以便本縣在此飲茶。」華國祥見狄公看了一回，也說不出這個道理，此時忽然命高陳氏燒茶，實不是審案的道理，不禁暗怒起來，向著狄公說道：「父臺到此踏勘，理應敬備茶點，若等這老狗才燒水，恐已遲遲不及。既她所供不實，理合帶回嚴懲，以便水落石出。若這樣胡鬧，豈不反成戲謔麼？」狄公冷笑道：「在尊駕看來似近戲謔，可知本縣正要在這上尋究此事。自有本縣專主，閣下且勿多言。」隨即命人取了兩張桌椅，在廚房內坐下，與那些廚子僕婦混說些閒話，停一會，便催高陳氏添火，或而掀扇，或而倒茶，鬧個不了。及至將水燒開，泡了茶來，他又不吃，如此有□數次光景。

高陳氏正在那裏燒火，忽然簷口落下幾點碎泥，在她頸頭上面，趕緊用手在上面拂去。狄公早已經看見，隨即喊道：「你且過來！」高陳氏見他叫喚，也只得走過，到了他面前。狄公道：「你且在此稍等一等，那害你小姐的毒物，頃刻便見了。」高陳氏直是不敢開口，華國祥更不以為然，起身反向上房而去。狄公也不阻他，坐在那椅上，兩眼直望著簷口。又過了有盞茶時，果然見那落泥的地方露出一線紅光，閃閃的在那簷口，或現或隱，但不知是什麼物件。狄公心下已是大喜，趕著向馬榮道：「你們看見什麼？」馬榮道：「看是看見了，還是就趁此時取出如何？」狄公忙道：「且勿動手，既有這個物件，先將他主人請來，一同觀看，究竟那毒物是怎麼樣下入，方令他信服。從來本縣斷案，不肯冤屈於人。若不徹底根究，豈得為民之父母？」當時彩姑見了這樣，趕緊跑到上房，報於華國祥知道。裏面眾人一聽，真是意外之事，無不驚服狄公的神明。狄公也著華家家人去清華國祥出來觀看，華國祥也隨即出來瞻望。狄公道：「這案庶可明白了，且請稍坐片刻，看這物究竟怎樣。」

當時華國祥抬頭細瞧，但只見火爐內一股熱氣衝入上面，那條紅光被煙抽得蠕蠕動，忽然伸出一個蛇頭，四下觀望，口中流著濃涎，僅對火爐內滴下。那蛇見有人在此，頃刻又縮進裏去。此時眾人無不凝神展氣，嚇得口不敢開。狄公向華國祥道：「原來令媳之故，是為這毒物所傷，這是尊駕親目所見，非是本縣袒護胡作實了。尊處房屋既壞，歷久不修，已至生此毒物，不如趁此將它拆毀。」說完命那些閒雜人等，一概走開，令馬榮與值日的差人，以及華家打雜的人，各執器具，先擁入室內，將簷口所有的椽子拖下。只見上面響了一聲，磚瓦連泥滾下，內有二尺多長的一條火赤煉，由泥瓦中遊出，竄入院落巷裏，要想逃走，早被馬榮看見，正欲上前去捉，喬太手內早取了一把火叉，對定那蛇頭打了一下，那蛇登時不得走動，復又一叉將它打死。眾人還恐裏面仍有小蛇，一齊上前把那間房子拆毀了，乾乾淨淨。狄公命人將蛇帶著到了廳前。此時裏面得信，早將李王氏接來。

狄公坐下向華國祥道：「此案本縣初來相驗，便知令媳非人毒害。無論胡作實是個儒雅書生，斷不致乾這非禮之事。惟進房之前，聞有一派騷腥氣，那時便好生疑惑。後來臨驗之時，又有人說他肚內掀動。本縣思想，用毒害人，無非是砒霜信石，即便服下，但七竅流血而已，豈有腥穢的氣味？因此本縣未敢遽斷。日來思慮萬分，審訊高陳氏的口供，她但說茶是自己所泡，泡茶之後，胡作實又未進房；除她吃晚飯出來，其餘又未離原處；又見無別人進去，難道新人自己毒害？今日聽彩姑之言，這明是當日高陳氏燒茶之時，在簷口添火，那煙衝入上面，蛇涎滴下。其時高陳氏未曾知覺，便將開水倒入茶壺，其餘一半，卻巧為她沒去，以致未害別人。緣由知端，仍是高陳氏自不小心，以致令媳誤服其毒。理應將她治罪，惟是她事出無心，老年可憫，且從輕辦理。令媳無端身死，亦屬天命使然，仍請尊駕延喚高僧誦懺悔，超度亡魂。胡作實無辜受屈，本應釋放，奈她嬉戲性成，殊非士林的正品，著發學派老師威飭，以做下次。」說完又向李王氏道：「你女兒身死的原由，今已明白，本縣如此斷結，你等可服麼？」李王氏哭道：「照此看來，卻是誤毒所致，這皆是我女兒命苦，太爺如此訊結，也是秉公而論，還有何說呢？」狄公見李王氏應允。當即命眾人銷案具結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